

# 中研院近史所《農林部檔案》介紹及其相關議題討論

User's Perspective: a Case Study of the Archives of the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侯嘉星 Ho, Chia-Hsing

國立中興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 摘要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以下簡稱近史所）藏《農林部檔案》，係抗戰爆發後國民政府於 1941 年將農林事務由經濟部分離，獨立設置農林部主管，嗣後持續到 1949 年兩岸分治。現存近史所農林部檔案有 4.4 萬件，存於南京的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者有 2.1 萬件，相對之下是部會級檔案割裂情況最輕微的，藉此或可重建民國時期部會運作的日常情況。目前近史所整理方式是按照全宗原則，《農林部檔案》依照產生機關分為 53 個副全宗，其下再依照總務、人事、業務等不同函目。大體而言，《農林部檔案》4.4 萬件中，以部本部所屬各司、處室的檔案居多，約有 2.7 萬件，各地派出機構僅有約 1.7 萬件；過去研究者多半注意到獨立機構如中央農業實驗所、棉產改進處、農田水利工程處等副全宗，但對於部本部檔案系統利用者較少。運用這批檔案，除了最基本的農林漁牧事業、農村調查與經濟，以及基礎工業建設有所發揮外，還可以做為戰時國家經濟統制、戰後接收與國家重建、科學技術人才培育、中央與地方關係，以及環境史研究等課題的基礎，因此不僅在經濟方面，於政治、社會、文化等領域都十分重要。

## Abstract

This article introduces the Archives of the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which was established in 1941. These records, dated from 1941 to 1949, consist of fifty-three folders and cover aspects of agriculture, fishery, animal husbandry and forestry. By studying into these archives, we could understand the development of primary sector of China's economy in wartime. Furthermore, we could also analyze the economic issues, including planned economy, agricultur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frastructure, and other important issues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

**關 鍵 字** | 農林部檔案、戰爭與經濟、國家建設、第一級產業

**Keywords** | the archives of the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economy in wartime, national infrastructure, primary industrial sectors

## 壹、前言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經濟檔案」，原係 1949 年政府遷臺之際，隨同經濟部轉移的相關文書資料以及部分戰後臺灣經濟檔案，1966 年起陸續移交近史所整理編目，歷經多位前輩學者努力，於 1982 年正式開放學界利用；近年則逐步完成數位化。這批檔案的組成頗為複雜，由於 1949 年以前的經濟部組織沿革曲折，最早可以追溯自清末新政所成立的商部，其後次第成立的農工商部、農礦部、工商部、實業部等組織名稱變化極大，各部會存續時間不長，而隨該部來臺的檔案也繁簡不一。大體而言，在經濟部轉移給近史所的相關檔案中，以實業部、農林部、經濟部，以及建設委員會、資源委員會、導淮委員會等部會檔案較為完整。其中又以《農林部檔案》規模最大、業務最為完備，是瞭解近代中國經濟發展、農林建設乃至社會、環境變遷極為重要的資料。以下就《農林部檔案》的庋藏概況、特點，以及相關議題等方面分別討論。

## 貳、農林部檔案庋藏概況

在我國經濟事務主管部會的沿革中，由於業務性質的緣故，大抵可以分成工商與農林兩條軌跡。北洋政府時期曾先後成立農林部、工商部、農商部等機構，1928 年國民政府在南京成立後，也短暫設置農礦部、工商部，很快在 1930 年底統合工商與農林兩大業務合併為實業部，主管全國經濟建設工作。中日戰爭爆發後，1938 年初政府將實業部改制為經濟部，同樣主管工商業、農林漁牧及水利建設。有感於經濟部業務內容包山包海、組織過於龐大，1940 年 7 月農林司被獨立擴編為農林部；原經濟部維持工商建設的職責，至 1947 年又將兩部的水利工作獨立出來成立水利部。直到 1949 年時，才將農林部、水利部併

歸經濟部，嗣後隨政府在臺恢復辦公。

成立於戰時的農林部，正好分為重慶與南京兩個階段，分別代表戰時及戰後兩大截然不同的業務內容。重慶時期業務側重糧食增產、物資動員等任務；南京時期則涉及戰後接收、全國範圍的事業管理，以及國際合作等各項工作。重慶與南京時期的組織、業務等各方面差異，恰好反映政府面臨戰時動員，以及戰後重建挑戰的種種政策與作為，深具研究價值。不過《農林部檔案》最有價值的地方，是其機關結構並未遭到嚴重的拆分破壞，檔案高度集中於近史所檔案館。相較於國民政府其他部會檔案可能散佚，或零星分割在兩岸檔案機構的情況，《農林部檔案》的保存可說對國內學者研究戰時及戰後初期相關議題帶來極大便利。

現存農林部的檔案可以在近史所及南京第二歷史檔案館（以下簡稱二檔館）中找到，藏於近史所的《農林部檔案》，計有 4.4 萬件，約 1,200 多箱；二檔館藏的《農林部檔案》（合併農林部及其下屬單位如中央林業實驗所、棉產改進處等，以後者為最大宗，部本部檔案極少）則有 1.1 萬件，但多數未開放，目前僅有農林部本部的 3,000 餘件已完成數位化公開利用。由此可見農林大部分檔案都隨政府轉移至臺灣，且已完成編目得以公開利用，其研究的高度價值可見一斑。相較之下，同樣屬於探討戰時及戰後國家經濟建設重要材料的《經濟部檔案》（1938-1949）則沒有那麼幸運，被分拆於臺北及南京兩地，保存於二檔館者約有 4 萬餘件，保存於近史所者約有 2.1 萬件。更可惜的是，雙方的檔案層級、編目及閱覽方式皆大不相同，機構割裂的破壞難以挽回。故探討戰時及戰後的商業登記及工業建設的研究者，不得不設法分別查閱及彌合兩處資料的異同，因此《農林部檔案》完整集中的優勢不言而喻。

近史所經濟部門檔案，係按照全宗原則分為第一、第二級機關，然後在二級機關下才依照性

質，分為總務、人事、業務等不同函目。《農林部檔案》同樣依照此一規範，在農林部底下分為53個副全宗。大體而言，《農林部檔案》4.4萬件中，以部本部所屬各司、處室的檔案居多，約有2.7萬件，各地派出機構僅有約1.7萬件。53個副全宗中，屬於農林部本部的機構包括：00總類、02總務司、03人事室、04會計處、07統計室、08參事處、11設計考核委員會、16農業復員委員會、21農事司、22農村經濟司、23林業司、24漁業司、25畜牧司、26墾殖司、42農業推廣委員會等各司、處室及委員會檔案。部本部的相關檔案，反映的是該部日常運作情形，涉及層面龐雜，不易由案件名稱直接判斷其內容。

另外是農林部所屬獨立機構，包括：41中央農業實驗所、43中央農業經濟研究所、44農田水利工程處、45棉產改進處、46菸產改進處、47江西農村服務區管理處、48廣東柑橘試驗場、49雲南木棉公司、50中國蠶絲公司、51中國農業機械公司、52病蟲藥械廠、53農具廠、54西北骨粉廠、56中央林業實驗所、57國營經濟林場、58國有林管處、59水土保持實驗區、60洪江民林督導實驗區、66中央水產實驗所、67漁業銀團、68海洋漁業督導處、69水產公司、70魚市場、71淡水魚養殖場、76中央畜牧實驗所、77西北羊毛增產委員會、78西北羊毛改進處、79畜牧場、80獸疫防治處、86墾務總局、87墾區管理局、88西北移民辦事處、89湖北金水農場、90河北墾業農場、96東北農事試驗場、97海南島農林試驗場、98農場經營改進處、99經濟農場與合作農場等。各機構業務有大有小，有涉及全面或區域政策性規劃者，如海洋漁業督導處、西北羊毛增產委員會、西北移民辦事處等；亦有區域性管理機構，如國有林管理處、各地農事試驗場等；更有不少國營事業。

## 參、檔案特點

雖然整體檔案中，部屬獨立機構的件數較少，約僅占四成，但是由於獨立機構業務範圍明確，過去學界對《農林部檔案》的利用多半以此類為主。若干持續時間較長的獨立機構，其檔案也保持相當的連續性，以中央農業實驗所為例，該副全宗大體上繼承了實業部時期的業務，只是在空間上有所轉移。相對地，學者過去對於近史所藏規模龐大的部本部檔案多半用關鍵字檢索，較少進行系統性的瀏覽研究，這是未來可以加強的方向。除了負有具體業務的各派出單位副全宗外，屬於農林部本部的2.7萬件檔案，大致可以反映以下幾個特點：

首先，農林部本部的檔案並非僅止於該部的工作範圍而已，還包過許多政府日常運作的資料，可以作為國民政府各院、各部會，以及黨政關係的參考。例如會計處、參事室，以及設計考核委員會等副全宗裡，保存許多全國性政策計劃和行政院會議紀錄、資料等文件，也有不少其他部會如財政部、交通部等施政報告。特別是在設計考核委員會中，有不少由行政院轉達的國民黨中央委員全體會議建議案，部分議題並附有相關部門的執行成果。藉由這些資料，可以瞭解國民政府時期政府部門實際運作、黨政協調等課題。此外，總務司、統計室等副全宗內，也留存全國性的法規及施行細則，設計考核委員會則有大量行政革新的相關資料；各司內也有極多與部屬獨立機構往來公文，足徵部會與下屬機構之間的互動關係。相較於其他部會檔案分散的窘境，近史所《農林部檔案》基本上還能保持完整的部會層級公文書往來結構，一方面既可以與國民政府、行政院等上級單位，以及外交部等平行部會運作相互比較；二方面也可以和資源委員會、軍事委員會等特殊委員會業務關係、資源劃分等對照，所以即使是抽離農林事業的性質，這些資料都能



提供研究者探討 1940 年代政府部門運作的諸多細節。

其次，《農林部檔案》不僅反映中央部會的行政關係，更能展現中央層級的部會與地方政府行政情況。由於農林部業務龐大，涉及區域不僅經濟發達的城市及沿海省分，也包括經濟落後的偏遠省分及鄉村地區，所以與地方政府的互動更形複雜。農林部檔案總類副全宗大多屬於法規內的文件，其中留存大量省級法規資料，由於 1940 至 1945 年間農林部實際業務僅有國統區，所以西南、西北各省法規較為完善；1945 年二戰結束後，淪陷區各省政府也紛紛將省級法規送交農林部存參。這些戰時及戰後初期的省級地方法規，現在多半佚失或分散於各省檔案館，保存與開放情況不一，因此若能充分利用近史所資料，對省級行政制度可以有更深入討論。更重要的是，從農林部業務的空間轉移，也能看出中央與地方關係的變化，在戰時西南各省中，中央對地方物資、政策的控制較為密切，甚至可以說已出現疊床架屋的弊端；相對地戰後接收階段，農林部業務範圍快速地擴大到整個中國，人力和控制程度明顯不足，中央部會對必須仰賴地方政府人員協助各項工作，展現出與戰時大異其趣的行政關係。這種中央部會與地方政府的互動，不僅可以和戰前實際施政的經驗相呼應，更能與政府遷臺後，行政院部會與臺灣省政府的業務互動關係，進行更深入的比較研究。在當前史學界注意到戰時體制往戰後國家重建演變等相關議題的同時，這種中央與地方行政關係的變遷，是研究者不得不注意的現象。

再者，《農林部檔案》涉及的業務性質，大致可分為農、林、漁、牧 4 類，實際內容則大約七成是農業相關，其餘林、漁、牧業務各約一成。在部本部的組織設置中，農業相關業務有農事司、農村經濟司，前者偏重農業生產相關工作，包括品種改良、生產方式轉型、農業測繪及氣象

以及國內外農業技術交流等；後者則是主持農村金融、農貸及合作工作等業務。但設計考核委員會、農村復員委員會及農業推廣委員會中的相關檔案，也多半以農業為主。從整體檔案分所反映的業務結構上而言，符合當時中國的經濟實情。但必須指出的是，1940 年代農林部的農業相關業務，有不少已涉及到品種改良、農藥利用、肥料推廣、機器利用的現代農業生產方式的變革，以及農村貸款、合作化運動和農產加工業的建設，從中可以看到國家力量對農村地區、農業生產的影響。另一個值得注意的業務變化，是農事司的相關副全宗中，有不少農林部委託國內大專院校進行研究的案卷，這種農業行政與農業科學結合，起源自戰前中央農業實驗所的設立，以及金陵大學、中央大學等學校的農業推廣活動，但政府機構與學校間的合作，仍未有深入討論。至於林、漁、牧業方面，過去研究較少，但是這些產業與環境變遷息息相關，這些值得未來多加關注。換言之，儘管農林部業務還是傳統的農林漁牧事業，但是其組織、技術、經營方式已逐漸現代化，所以探討近代中國的轉型，不能忽視農林部相關業務的推展。

第四，雖然農林部實際存在時間不到 10 年，但若將觀察的時間拉長，其檔案也可以看到政策的連續性。例如農村經濟司主持的合作運動，可以視為是 1930 年代合作運動的延續；農事司涉及有關小型農田水利建設的工作，也有不少是戰前即已著手推動；林業司的示範林區、造林工作等，更一脈相承自戰前林墾署業務，這些政策可在近史所已完成數位化《實業部檔案》、《建設委員會檔案》中相互參照。在這種連續關係中，又面臨空間轉移（從沿海轉向西南）以及時勢變遷（從平時轉為戰時）的變化，更可以思考其政策異同所代表的意義。不僅如此，這種連續與斷裂也可以放到跨越 1945 年的比較中，當中央部會再回到東南沿海時有發生甚麼樣的調整？例如

以農業化學藥劑生產為例，雖然當局大力扶持的政策方針未曾改變，但可以明顯看到從戰前中農所小規模生產，到戰時大規模利用的政策延續，以及戰後受到國際合作的影響，在生產技術、銷售市場的方面都發生極大變化，從而使得整個事業走往截然不同的方向。因此農林部檔案雖然僅存續於 1940 至 1949 年間，然其相關事業仍可視為是二十世紀以來國家經濟事務中，屬於農林一脈裡不可或缺的一環。特別是 1950 年代中共中央仍延續使用農林部的名稱，待將來中共建政初期相關檔案開放後，農林部檔案承上啟下的重要性想必能更為凸顯。

第五，近年來針對抗戰時期淪陷區的研究，逐漸受到海內外學者重視，舉凡近史所《汪政府經濟部門檔案》、二檔館《汪偽行政院》、上海市檔案館《汪偽時期檔案》，以及各省市地方級檔案館中，都保有淪陷區相關社會經濟活動的研究素材，也已陸續開發應用。《農林部檔案》也是研究淪陷區經濟建設的重要資料，一方面是 1940 至 1945 年間重慶當局的經濟建設，可以與同時期的南京政府相對照，特別是在糧食增產、農業現代化等方面，諸如農業化學藥劑、農業機器工廠等，雙方都在同時間投入建設，足見其參考價值。另方面，至 1945 年戰爭結束的接收階段，參事室及設計考核委員會副全宗內，保存可觀的接收特派員辦公室調查報告，對淪陷區以及臺灣地區的農林建設、未來發展規劃等皆有著墨，可以作為瞭解汪政府經濟建設的重要資料。更有甚者，當農林部遷回南京辦公後，其農林漁牧政策，除了來自重慶的脈絡外，是否也有部分因地制宜採取汪政府時期的措施，甚至來自日本方面的影響也頗值得探討。換言之，從農林部的相關業務中，或許能發現戰爭的「遺產」在戰後乃至中共建政初期仍發揮作用。

上述《農林部檔案》部本部檔案的一些特點及研究方向，有別於具有明確任務的獨立單位，

可能是夾雜在各司的工作報告，或是其他業務中，非系統性瀏覽，不易發現其中關連。由於農林部包山包海的特性，在龐雜的農林業務內，地方社會、科學技術、人才培養乃至環境變遷等五花八門的議題都涉及其間。而若抽離農林業務的屬性，這批檔案也能充分反映政府行政組織的運作，對瞭解民國政治史、制度史同樣彌足珍貴。若再結合農林部所屬獨立單位的檔案，將能對近代中國相關議題開創許多研究可能。以下僅就筆者所見，提出幾個可能的利用方向，教學界先進參考。

## 肆、相關議題討論

### 一、技術官僚養成與科學人才資料庫

技術官僚是目前史學界重視的課題之一，對於這些團體的組成、養成過程、人際網絡、遷移情況，乃至政治主張的影響等種種層面，皆希望能進一步討論。可惜受限於個人資料不足，對於技術官僚的研究尚未能有關鍵突破。但值得注意的是，農林部檔案中保存有可觀的人才資料，或許能做為未來技術官僚群體研究之契機。

農林部作為農林建設事務主管單位，在人事室、參事室等部本部單位，以及部屬獨立機構中，保存可觀的技術人員任用資料表，這些表格包含出生、籍貫、教育背景、服務經歷等基本資料，部分也涉及他們專長的技術項目。更重要的是，農林部多次調查全國的農林技術人員，不僅在重慶時期進行，至南京時期也多次統計，因此在不同時間、不同空間中都留下可觀的資料。這些農林技術人員資料有基層的技工、亦有高階的技師，甚至有不少成為後來部會機構中的重要管理層。通過特些層次豐富、內容多樣的資料，或許可以掌握農林部內技術人才的概況。農林部留存的檔案也不是單純的人才調查而已，同樣有極

為可觀的研習班、培訓課程，與大專院校的合作等資料，反映當時的技術人員養成方式。

如果能以農林部本部、各部屬機構中的人事資料為基礎，先完成數位化，再透過數位人文的後端作業標記相關訊息，能對近代中國技術官僚與人才養成提供更多元的訊息。若能在大數據方法的基礎上整合這些資源，對於此一課題將帶來更令人期待的前景。由於人才是政府治理的基礎，因此透過這些人才資料的整理與開發，是奠定未來相關研究基礎的重要工作，值得予以重視（註 1）。

## 二、戰時動員與產業建設

如前所述，農林部資料反映了戰時及戰後兩個截然不同的階段。站在歷史研究可以提供政府當局施政參考的立場上，目前對戰時經濟動員的經驗，除了回顧臺灣總督府的治理個案外，近史所保存的農林部、經濟部、資源委員會等豐富檔案，可說是大戰時行政體制的另一重要參考資料。

戰時農林部的業務內容，係以戰爭動員及產業建設為主，由於其地域的侷限性，更表現出中央與地方的緊張關係。戰爭動員的業務，諸如農業增產、畜牧及林業管制等方面，可以在農事司、林業司及畜牧司等副全宗，以及各地農場、林區管理處，乃至研究機構中發現；至於產業建設方針及其成效，則可從每年工作計畫、工作月報，以及年底的工作考成報告相互參照中發現端倪。戰時動員與產業建設的課題其意義在於，不僅是瞭解中國在大後方維持軍隊及政府運作的經濟基礎，更是分析戰時行政體制如何運轉及深入基層的關鍵，如能充分利用這批資料，能充分呼應戰時經濟體制及國家建設、社會運作等廣受矚目的重大課題，對抗戰史有更深遠的影響。

此外，戰時中國研究的一大特點，在於重慶及南京兩個國民政府的異同比較，這是因為兩

者在人員、政策方面皆有高度的延續性，同時也都必須借助經濟動員及產業建設的方式，強化對抗的基礎。所以農林部戰時經濟的相關資料，更應與近史所已完成數位化的《汪政府經濟部門檔案》相互對照，可惜目前汪檔保存情況遠不如農林部檔案完整，因此僅能在個別議題上有所發揮，不過由此也能知道，目前對於相對完整之農林部檔案，其保存利用刻不容緩。

## 三、戰後接收與重建

兩個國民政府的對立至 1945 年中劃下句點，此後的農林部檔案也將兩條軌跡合而為一，其一大課題，就是戰後接收重建的機遇與挑戰。1945 年初，隨著二戰局勢逐漸明朗，政府部門也陸續制定戰後各項接收計畫。實際接收工作中，淪陷區的接收依照部會性質區分，屬農林相關敵產劃歸農林部接收，分為東北區、華北區、京滬區及臺灣區等 4 區。農林部成立各區特派員辦公室，委由參事出任特派員，1945 年初擬具相關工作計畫，戰爭甫結束即前往各區主持調查接收，並謀求盡快恢復生產。各接收區中，除了陷入戰亂的東北區外，其於各區皆有相當成果，可以反映戰爭結束之際，汪政府、滿州國等淪陷區及殖民地臺灣的經濟建設。

以農林部京滬區的接收工作為例，該區特派員公署主要事業包括上海實驗經濟農場、龐山湖農場、中央農具廠、上海獸疫血清工廠、中國蠶絲公司，各地示範林場以及日人經營農產加工廠等諸多產業，總計約 200 餘處。不僅可以看到接收之際的資料，對這些接收產業的運作規劃，以及 1946 年以後陸續恢復經營的情況都有不少紀錄，藉此得以更具體地評估接收、計畫、恢復生產等一系列工作實際運作。由於淪陷區產業的接收與復工，不僅涉及各部會利益分配、戰時及戰後產權、技術人員連續與斷裂的問題，更是生產技術和設備革新的機會；然而同樣地也面臨政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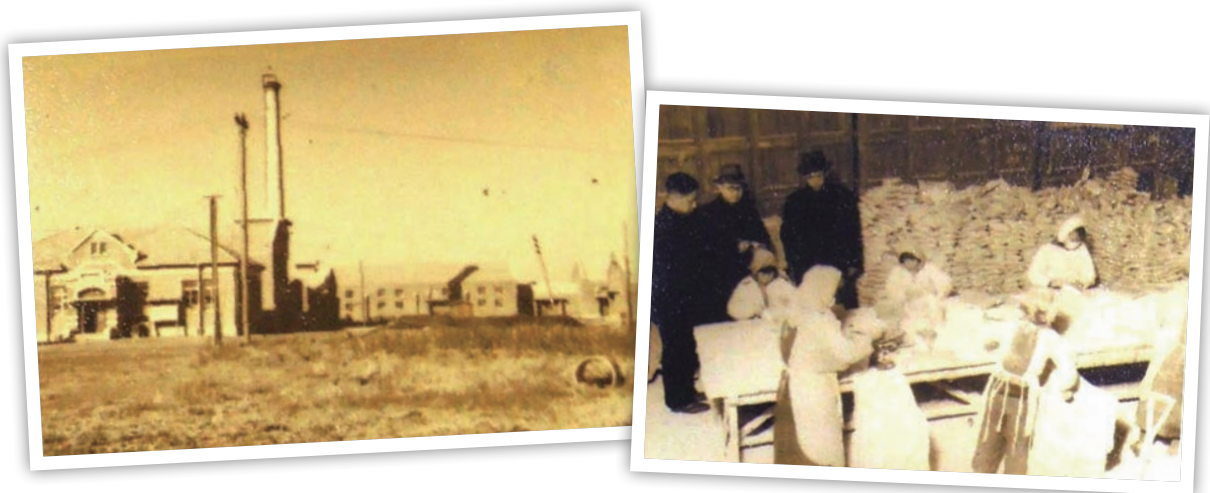


圖 1 戰後接收滿州國的農藥工廠

註：左圖為位在瀋陽，成立於 1942 年的日產化學株式會社，主要生產農藥。右圖是 1945 年國民政府接收後，女工包裝波爾多粉的情景。拍攝日期為 1946 年底。

資料來源：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農林部檔案》。東北區特派員呈送東北農具廠及東北農業病蟲藥廠照片（1947 年 1 月）

接收人力不足、國際援助物資進入、內戰爆發和通貨膨脹的挑戰，可以說頗為複雜。但此一接收對戰後國府恢復經濟生產，以及復原工作等至關重要，乃戰後國家重建的第一步。

因此若能以《農林部檔案》檔案為中心，將參事室、設計考核委員會、農村復員委員會，以及各接收復員之部屬機構相關副全宗數位化，一方面可以對淪陷區戰時經濟構成可觀的研究基礎，將大大有利於學界進行相關討論。另方面，由於現存部會檔案的缺失，農林部檔案成為戰後接收及重建工作極為重要的參考資料，若能充分利用這些資源，亦可對政府部會關係、戰後國家重建問題有更深入的認識。

#### 四、環境變遷與政府治理

在人才、戰時及戰後建設以外，農林部檔案還涉及更長時段的議題值得注意，首先是關於環境變遷與政府治理的問題。農林業活動是人類改變生存環境最重要的方式，作為近代中國農林事務最高主管機構，農林部相關檔案中保有大量環境變遷與政府治理的資料。最能反映此一議題

者，是部本部農事司、林業司兩個副全宗，以及部屬機構中各林場管理局、墾務總局，以及各地農場、牧場及林場等檔案。

事實上，檢視林業司相關業務，可以發現無論戰時及戰後，政府當局對林業經營的立場，都是造林保林遠大於伐林，這意味這事實上近代中國政府，已十分清楚認識到環境經營的重要性。除此之外，在農林部檔案中也有不少水土保持局的資料，對照墾務總局關於拓墾行為的規定，可以對政府如何開發利用環境有更充分的掌握。若放在更大的時代脈絡中討論，自實業部林墾署起，包括導淮委員會之成立，以及水利部的水利開發工程，這些相關部會的資料，可以反映自二十世紀初期以來，政府部門在經濟開發，以及環境經營利用方面的拉鋸。這些影響並不因為農林部於 1949 年結束而中斷，反而在 1950 年以後的大陸地區持續發生作用，甚至深深改變現代中國的面貌。因此從長時段的环境史研究來看，1940 年代農林部檔案，無疑具有承上啟下的關鍵地位。

更有甚者，這種關係也延續到臺灣時期，政府對於開闢中橫、開發高山資源以及山坡地區等



圖 2 DDT 殺蟲藥劑使用說明

註：戰後中國引進最新的 DDT 藥劑生產技術，開始大量使用。技術摸索、量產乃至行銷與農民反應等內容保存於《農林部檔案》，都是討論經濟史、科技史與環境史的珍貴資料。

資料來源：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農林部檔案》。病蟲藥械製造實驗廠 36 年度工作進度檢討報告（1947 年）

等相關政策，除了來自臺灣總督府的脈絡外，更顯著地恐怕是來自大陸經驗的影響。換言之，若能將農林部環境經營相關檔案數位化，不僅能提供近代中國研究的參考，也能作為戰後臺灣史研究的重要資料。

## 五、化學中國

環境利用與人們改造自然的力量提高密不可分，而促使這個能力得以加強的主因，便是化學工業的發展。十九世紀末化學工業已進入中國，二十世紀初都市生活中舉凡印刷、紡織、衛生、奢侈品、日用品、食品等都得力於化學的推展。相較之下，今日所熟知化學產品對於環境的大範圍改造，則必須等到其深入農林漁牧等產業後才逐漸浮現，其潮流發起自 1940 年代。

農業化學品：農藥及肥料的使用，大約 1920 年代末期已出現，然而 1930 年代政府當局面對糧食增產、病蟲害防治的對應方針中，從《實業部檔案》觀察，大規模施用化學品的主張並不常見，這一方面固然是當時此類產品使用仍侷限於部分地區有關，但另一方面也不能忽視此時的技術官僚，可能也對這些化學品「威能」還沒有深刻認識的緣故。但是到了 1940 年代的《農林部檔案》中，

政府部門對農林漁牧各方面的化學品利用主張已頗為普遍，經常可見鼓勵大規模利用，面對增產、除害的對策，也多半採用施藥、施肥等手段，換言之，化學產品至少到戰時及戰後政府治理方針中，已成為農林漁牧活動密不可分的一環。

由此，化學利用從原本集中於工業、城市的空間，擴大到廣大的農林漁牧業中，也使「化學中國」的印象更為鮮明，從而也使近代中國環境發生劇烈改變。不僅大陸地區如此，臺灣地區戰後開發的歷程，也顯示化學產品的深遠影響。那麼，化學產品為何能廣泛利用到農林漁牧業中？農林部檔案內所涉及的化學人才、實驗室、生產工廠、推廣，乃至流通體系等，成為回應此課題的重要資料。故若能將設計考核委員會、農事司以及相關部屬機構的檔案數位化，將能提供學者探討此課題極大的便利。

## 六、合作化與農村經濟

農林部業務中，涉及為數可觀的農村經濟調查、組織改造等工作。具體表現的課題，就是合作化與農村經濟建設。合作運動起於 1930 年代，農業貸款也在實業部時期已著手展開，但相較之下，農林部時期所保存之檔案，遠較實業部時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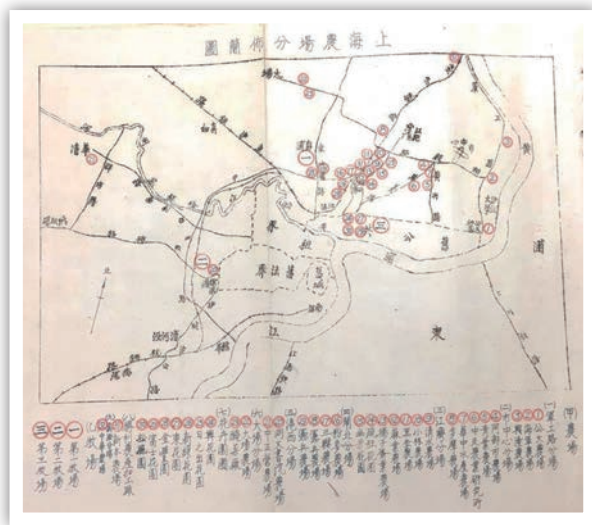


圖 3 戰後上海經濟實驗農場範圍分布圖

註：上海經濟實驗農場是政府摸索新式農業經營的嘗試，頗有集體農場的意味。經濟實驗農場由農林部管轄，接收大量戰時日本產業，由圖中可見這些農場其實緊鄰市區，充分展現都市近郊農業經營的不同面貌。

資料來源：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農林部檔案》。農林部接收上海各農場概況（1945年12月）、上海經濟農場組織章程

豐富。因此探討合作運動與農業經濟，不能忽視對農林部的考察。

有關具體業務，從農林部統計室、設計考核委員會、農村經濟司、江西農村服務區管理處、漁業銀團、農場經營改進處、及經濟農場與合作農場等副全宗中，可以看到政府當局面對農村問題，定期實施各類經濟調查，制定合作化組織發展、農業貸款及鄉鎮造產等政策，並在地方層級設有不同的執行機構，自上層的政策制定至基層的政策執行都能加以考察，殊為難得。無論合作運動或農業貸款等工作，皆為長時間的政策，甚至到了1950年代初仍有餘波。若能將相關資料數位化，研究者可以充分掌握了解近代中國的農村生產、運作型態的資料，對推動相關研究大有幫助。

此外，這些合作組織管理與農業貸款施行的經驗，是1940年以來政府農經官僚中習以為常的制度，那麼當這批人隨同政府遷臺、重新於經濟部農林司中恢復辦公後，其政策的決策上，與接受美援的農業復興委員會，以及來自日治時期建立的農會制度間又如何對接？在臺灣戰後初期的土地改革中，來自原農林部的技術官僚曾扮演重要角色，因此農林經建中，合作化與農村金融事業方面的大陸經驗，未嘗不是提供戰後臺灣研

究另一條重要參考線索。

## 七、農業科學化與國家建設

1940年代農林部的各項農林建設，已深受現代轉型的影響，邁入農業科學化的階段。在農業科學化的過程中，政府在政策及組織方面的努力，可以從部本部檔案、中央農業實驗所等機構觀察到，且已為史學家關注。然而農林部檔案中包含有另一批農業科學化的資料，值得進一步利用。

在設計考核委員會、農事司，乃至部屬機構中，留存有大批委託研究案，是農林部委託國內大專院校針對特定課題撰寫的報告，不僅著名公立大學參與其間，也有不少是私立教會大學承接政府委託。此外，戰後通過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的支持，農林部也與眾多外籍專家合作、選派學生及技術人員出國進修，對各項農業問題進行研究，這些研究資料部分也成為政府政策的依據。這些案例提供農業科學化兩方面的研究可能：其一是1940年代政府機構與研究單位之間的關係，特別是私立機構、外國機構在承攬政府計畫的過程、行政管理等方面，釐清這些過程，有助於瞭解近代中國政府部門與科學家之間的關係。其二是這些研究的方向，反映當局農業政策乃至國家

建設的重心，如能從建設與科學的角度觀察這些資料，對於早期政府治理之科學化將帶來更多思考的可能。相關的課題，亦可與人才培養、科學技術，乃至環境變遷遙相呼應，構成農林事業建設複雜的圖景。

## 伍、結語

《農林部檔案》作為近史所規模最大的全宗，其中保有完整單一機構的日常運作，特別是相較於國民政府其他部會檔案已散佚，或在不同檔案機構編目下遭遇割裂的窘境，這批資料得以使研究者一窺部會層級的實際行政。這個層級避免如上一級的國民政府、行政院檔案等，一般只留下結果報告而缺乏執行過程；也不像下一級的地方省、市政府層級相對空間範圍有限、內容較為瑣碎，反而是探討國家運作最適合的單位。就實際業務而言，農林部所涉及者，更是戰時國家動員、戰後國家重建，乃至人才培養、技術突破、環境變遷、國內外合作等，如能於數位化後，並配合大數據、地理資訊系統等數位人文的新工具，將能使相關研究更上一層樓，不僅有助於理解近代中國史，對戰後臺灣史的研究同樣意義非凡。

戰後臺灣省政府農林廳大體承接日治時期的基礎，實際業務項目有許多與農林部相互連貫的地方；此外，中國農村復興聯合委員會（今農委會前身）許多人員中，如沈宗瀚等人，也都與農林部業務密切相關。無論農林廳、農復會對戰後初期臺灣農業恢復、經濟穩定，乃至社會發展，都扮演重要角色。近年來省府檔案與農復會檔案之重要意義，已受到學界重視，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亦投入相當人力、資源推廣這批農業檔案，相關成果國內外有目共睹。從本文的介紹可以看到，《農林部檔案》中許多議題，與戰後臺灣農業類檔案有一脈相承的關係，也十分具有對政策及社會發展的參考價值，如何更充分跨越年代斷裂的限制，將之連貫討論，或許是未來可以進一步發揮的方向。

總而言之，作為國內有系統保存、利用便利的《農林部檔案》，其開展的議題可以是二十世紀初期以來農林建設之連續與斷裂，可以是中央及地方政府運作，也可以是農村社會生活變遷，更展現政府與戰後民國史連續性的特徵，這也都是近現代史研究中廣受各界關注的焦點。正因其規模宏大、涉及廣泛，本文所提及各點恐怕也難免掛一漏萬，仍有更多值得注意的議題隱藏在這批檔案中，等待著研究者發掘。

## 參考文獻

-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47 年 1 月）。農林部檔案，東北區特派員辦公室呈，東北區特派員呈送東北農具廠及東北農業病蟲藥廠照片。檔號：20-16-246-13。
-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47 年）。農林部檔案，病蟲藥械製造實驗廠 36 年度工作進度檢討報告。檔號：20-52-024-02。
-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45 年 12 月）。農林部檔案，農林部接收上海各農場概況，上海經濟農場組織章程。檔號：20-99-001-01。

## 註釋

- 註 1 目前歷史學界對於社會關係網絡的數位人文研究仍在初步階段，曾有學者利用科學家傳記討論技術人員的教育背景，但能留下傳記者終究屬於少數，見張劍所著《中國近代農學的發展——科學家集體傳記角度的分析》及《中國科技史雜誌》，2006 年第 1 期，頁 1-18。如能整理分析相關資料，將能對近代中國與戰後臺灣技術官僚的結構有開創性的貢獻。